

第一辑

当一回真正的老师

第一
辑

奶奶的带鱼

奶奶的妹妹我叫姨妈。我去姨妈家找奶奶要钥匙，恰巧听到奶奶跟姨妈在屋里叨咕：“……那刚出海的林刀鱼（带鱼），肚皮上净是油，哎哟那个鲜哟，就是没钱啊！”奶奶生长在大海边，对海鲜无疑是一往情深，她提起带鱼，肯定是想吃那东西了，我家有一年过年吃过，那美味实在忘不了。

时年我18岁，靠奶奶拉扯成人。奶奶这么大年纪了，还浑身是病，我难道不该让她吃上一回带鱼？可那时候是生产队，上级逼着我们没白没黑地改天换地学大寨，结果越改越穷，在队里拼死拼活一年，工钱连口粮都领不回来，我拿什么买带鱼孝敬奶奶？

有了。我看到队里忙着修梯田，玉米大部分堆在山上。那时候别看工分不值钱，由于全国缺粮，黑市地下交易玉米3角一斤，偷10斤玉米扛到山外，可以买好多条带鱼！

奶奶整天掐着我耳朵嘱咐我，偷盗犯法，赌博败家，这辈子万万不可，别沾边。可别的法子又弄不来带鱼。我见山沟里无人不偷，就算差一个我，生产队照样还是穷。

我被这想法折腾得几天睡不稳觉。这天傍晚，天降大雪，机会来了！我

谎说去同伴家玩，悄悄夹着条麻袋，顺山路直奔一块叫“王大邦房框”的山地……静夜里，玉米掰断的声音简直是惊心动魄，偷掰了30多棒玉米，我的心跳得差点从嗓眼里蹦出来……悄悄背回了家，我把麻袋藏在仓房的几捆草底下。

也是我活该倒霉，就在我作完案时雪停了，我的脚印清晰地留在了山路上。第二天早晨，队长就发现那块地里玉米丢了，马上带人去检查现场。

看到那局势，我魂飞天外，顺脚印一查，这边就三户人家，只要像以往那样挨户一搜，我的罪证就暴露无遗！当初唯恐偷不到手的玉米，现在想扔都扔不掉了！

我心不在焉地扒了几口饭，要去上工。奶奶突然喊住了我。原来奶奶听见丢玉米的事，联想我的反常举动，从仓房里把证据找到了。奶奶看我半天，说：“锁，你跟队长说，苞米是我掰的。”

随后，奶奶便去队长家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承认了是她一时起的贪念……奶奶会给人接生，人缘很好，队委会成员哪家都欠她的情，一研究，那么大岁数，也别批斗，让老太太当众检讨一番算了。

那天晚上，奶奶去了队部，当众向群众低头认罪，批判自己私心重偷了玉米，还抽了自己嘴巴。我蹲在饲养员煮猪食的灶坑前，恨不能一头拱进去烧死算了！

回到家，奶奶让我站在炕前，严厉地问我：“奶奶缺你吃的还是穿的，为什么做贼？”奶奶确实没缺着我，她老人家宁肯自己挨饿，从来不肯让我受一点委屈啊。我说我就想给奶奶买几条带鱼吃，沟外的供销社有咸带鱼卖，4角多钱一斤，可是我没钱。我还为自己找借口，队长家养的老母猪，他女儿小满桌经常把队里的粮食偷到壕沟里喂猪，谁不知道。

奶奶好半天没说话。停了一会儿，她咬着牙说：“你跟他们一样吗？咱家可就你一个男人啦。我跟你说过没有，不管什么借口，那东西只要不是你

的，你拿了，就是做贼！全队都做了贼，哪怕只剩下一个清白的，也得是你，几条带鱼就把你拉下道了？锁，你给奶奶记住了，这是你最后一次，你能向我保证吗？”

我说：“奶奶，我记住了。”

“另一件，”奶奶说，“别当我面前提带鱼，这辈子我把它忌了！”

真是后悔不迭呀，为我这一举动，性情刚烈的奶奶居然终生拒吃带鱼！冰天雪地，我好几回都看见奶奶拿只小板凳，坐在爷爷坟前，什么也不说，就那么坐着。我知道，是我当了贼，连累得奶奶不但向全队人低了头，还得跟九泉下的爷爷请罪，我真愧对奶奶呀。

当时哪个社员不偷拿集体的东西呀，唯独我，即使在路上遇见遗落的粮食，弯腰捡起来，也得送到场院。我暗下决心，我一定拿自己挣的干净钱孝敬奶奶，让她老人家跟着我享福。

果然，我家确实再没见过带鱼，无论过年或过节。有一回，奶奶帮邻居接生，婴儿满三天时，老人家被请去吃喜，事后，我听人议论，说老胡太太咋就突然不吃带鱼了呢，人家知道她好这口，特地去山外买回来，她就是不动筷……

听到这话，我的心跟被谁用脚后跟碾碎了一般！奶奶，都是孙儿的罪。孙儿一定立个大功，得是惊天动地的那种，别的奖赏不要，就求您收回这个禁忌，否则，孙儿此生难安啊。

隔年，奶奶突然病倒，吃了好多药，也没见效。我产生了可怕的预感，老人家快不行了，无论如何也得买点好吃的尽尽孝心。恰巧得到了一个去公社办事的机会，我向老师借到了5元钱，回家后就忙着洗那件唯一一阄点儿的衣服。我要给奶奶买几条鱼，不吃带鱼，还有别样的鱼！

第二天，到了沟外，忙三火四办完事，我赶到供销社。难得那里有新鲜的明太鱼。可是，一摸兜，我冷汗登时下来了，口袋里的钱不翼而飞！我飞

快地回忆着,想起来了,刚才有人押着搞破鞋的女人游街,我只看了一小会儿热闹,让贼人乘虚得了手!

我茫无目的地晃在公社的大街上。每一个迎面走过来的人都像是偷我钱的贼,我恨不得杀掉所有的贼,是他偷走我好不容易借到的5元钱,剥夺了我最后孝敬奶奶的机会!

快晃到街尽头的时候,从我身后驶过去一辆大卡车,只听“咣当”一声,车上甩下来一只崭新的轮胎!

那时候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说法,通常是谁捡了归谁。卡车不见了踪影,左右也没人。我激动得浑身哆嗦,这轮胎是我捡的,我几年也挣不到这么大一笔财富!我将那轮胎立起来来回滚,附近恰有家熟人,先寄放在那儿再说,总之我发财了!

刚滚出不到一百步,迎面过来一个初中时的同学,他在西村大队当会计。见到轮胎,同学惊喜地问我是在哪儿捡的,并要花120元买下,他大队里正缺这玩意,到处淘弄不着呢。

但就在那一刹那,我改了主意,我想到了奶奶。奶奶卧病在床,她老人家为我一念之差终生拒绝带鱼,我用这样的外财去孝敬她老人家,那是一种污辱!再说,那司机丢了轮胎,会不会受处分呀?无论那同学怎样纠缠,我还是告诉他,这轮胎不卖,一定要交还失主。

我把那轮胎送到公社广播站。然后怀着几分自豪几分内疚的心情,回到了那间茅草屋。令我惊喜的是,奶奶已经下地做饭了!奶奶,您知道孙儿刚刚面对财富经历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吗?

事情过去几天,有辆军用小吉普开进了我们那个山沟,车上坐着两个4只兜的军官。那是我们山沟首次进来汽车,吸引了许多大人小孩围观。军官一下车就找队长,并点名要向我道谢……我才知道,我交还的那只轮胎,是重要战备物资。我不禁惊出一头汗,假如当初我把它卖掉,那个年代,不

但我要坐牢，还连累了那个同学！

队长把男女老少全召集到场院上，然后，由我从军官手中接过感谢信，我偷眼看，奶奶站在人群中，那一脸皱纹，舒展得如同带露水的菊花！

当天晚饭时，奶奶用红辣椒炒了几个鹅蛋，一定要让我吃。我含着泪，讲了捡轮胎的经过，我感谢奶奶在关键时刻替我把稳了舵。奶奶爬到炕上，从箱子里翻出一只红布包，抖抖索索地递给我：“俺锁长大了，这东西拿去药虫子吧。”

布包里面包着一块剧毒“敌百虫”。自从我偷了玉米，奶奶就收藏了这东西，她说，假如在我身上看不到希望，这敌百虫就是她的归宿。

一晃30多年，奶奶年近百岁，依然健在，早就被我接到了省城享福。不但她老人家，我，我的爱人和孩子，全都不吃带鱼，为了一种信仰。我不觉得这信仰多么迂腐，我只想让我的家族世代记住奶奶和带鱼的故事……

从此绝不偷

带着偷到手的東西，岳長江簡直是逃出那幢出版大樓的。他急匆匆地穿過馬路，又鑽進一個從來沒走過的小胡同，直到擠上一輛公交車，他才像癱了似地坐在一個閑座上……

岳長江是個高考落榜的農民的儿子。做不來莊稼活，就想當作家，居然讓他寫出許多文章，在全國各刊物發表，還獲了一個獎！半年前，聽說本省十分有影響的雜誌《北風》要招聘編輯，他報了名。面試中他把持有本科學歷的競爭對手們都擊敗了，如願以償地進了編輯部，操縱起對全國各地作者作品的生殺予奪大權來。

小岳工作得很賣力，得到社長汪老師的器重，常說，小岳，你好好跟編輯老師們學，將來必有作為。小岳表面答應，心里暗暗不服：不就是靠學歷或者後門，分配到這裡來的，一個個都擺出副高深莫測不可接近的樣子，什麼了不起的？有本事你寫點作品拿到雜誌上發表一下，那才真正顯示的是實力呢。

嘴上不说，他跟“老师”们也还能友好相处。然而，最近汪社长出国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，得半个月。汪老师一离开，他发现“老师”们对他的态度大

变，一上午没人跟他说一个字，甚至中午吃工作餐时，副主编也只不过冲大伙说一句：“吃饭吃饭”，就径自走出去。

作为打工仔，岳长江感觉到了空前的自卑和孤独。此后，他越来越觉得自己被孤立，干脆不干了。他急忙收拾一下自己的物品，对副主编说了句：“刘老师，我又找了份工作。”副主编说：“你不用再跟汪老师讲讲了？”小岳说：“我以后电话里跟他解释。”这时，他看见会计办公桌的下角放着一个信封，里面装着300多枚邮票，那是供编辑们给作者回信用的，他见没人注意，顺手就收入自己的书刊里。哼，你们这样冷落我，权当我的精神补偿吧。

岳长江平生第一次做贼。偷这些邮票，竟然像生了大病，吃饭睡觉都不安生，锄地时，常常把苗砍去留下株大草，气得他爹直骂他当了半年编辑当傻了！岳长江睁眼闭眼，眼前全是汪老师那张和善慈祥的笑脸，对不起呀。可是，这几百张邮票他无法送还了……转念一想，半年来，那东西都是随便用的，没有了让会计补上，哪个会发现丢失了呢。

就这样，岳长江魂不守舍地挨过了半个月，《北风》那边半点动静也没有，他又找到了一份出力气的工作，白天劳动，夜里写稿，邮票的事，也就淡忘了。

可是这天黄昏，他下班回来，刚要洗去一身臭汗，忽然听到一声呼唤：“小岳，岳长江在家吗？”这声音那么亲切、熟悉，是老社长汪老师！岳长江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，冲到院子里握住汪老师的手，眼泪刷刷地往下流，好大一会儿，竟然忘记往屋里让客。

汪老师接过小岳递上的一杯水，和蔼地说：“小岳，干得好好的怎么就跳槽了呢？”

“老师……”岳长江斟酌着词句，“我文化浅，不适合在那儿干……”

“不要讲假话嘛。”汪老师说，“编辑老师们也都纳闷儿，谁也没招惹你呀，怎么说走就走了呢。后来分析，八成是没人理你……小岳呀，你不了解

那些老师们，他们只埋头业务，不大会搞社会上那一套，你真是自己多疑折磨自己啦。”

业务？那些故作高深的老朽们还知道业务？

汪老师笑笑，如数家珍地报出了编辑们的著作，老长老长一串，让岳长江感觉到无地自容：原来人家都是用笔名发表的作品，有几位恰是他崇拜的偶像呢……自己这点作为……真是狗眼看人低。

“老师……”岳长江欲语又止。

“回去吧，小岳，学习锻炼几年，对你，也许比干粗活更有发展。”

“让我回去，真的？”

“我就是代表老师们来找你回去。”岳长江这才知道，汪老师他们为寻找他的住址花费了很多精力，而自己一使性子就愤然离去，岂不知自己感觉良好的那点水平，跟那些他平素瞧不起的老编辑们比，当真是九牛一毛！

“老师，我……我偷拿了单位的邮票，我长这么大，头一次当小偷，请您相信我，这绝对是最后一次。”

“孩子！老师等这句话好半天了，谢谢你。”汪老师慈爱地抚摸着他的头。

“那老师们都知道了？”

“自然。你想想，编辑部邮票随使用，所有信件无论公私，一律邮资总付，除了你，谁还会对那东西感兴趣？”

“那……”岳长江挺为难，他背上着这小偷的包袱，怎么跟编辑们相处？

“放心。编辑们发现那天丢了邮票，我只说了三个字。”汪老师淡淡地说：“我用了。”汪老师无限感慨，“年轻嘛。我少年时贫穷，还偷过书，以后不也改了？对于人才，我更注重主流……”

“汪老师，请您相信我小岳说的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当小偷。”岳长江哭着想跪下去，可被汪老师扶住了……

老师和妈妈

学校号召各班组织春游活动,以激发学生对大自然、对祖国的热爱。

朱老师就决定星期天带同学们去北苍山。可巧,同校的黎老师也带着她的班级集合到了校园里。

打过招呼,黎老师就建议朱老师带着她自己的女儿豆豆,反正也不是正式上课,母女俩可以亲近些。

朱老师很认真地说:“我不能这么做。她虽然是我的女儿,却更是你的学生,三年级的学生参加到五年级的行列中来,让同学们怎么看我?”

黎老师笑了:“谢谢朱老师的理解,假如豆豆不参加,今天在山上做游戏,我们班还少了个文艺骨干呢。”

朱老师带着她的学生从大苍山的东半部攀到山脊。城里的孩子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,兴奋得不得了,直疯到午餐时间,仍然要求老师推迟吃饭时间。

正在这时候,朱老师闻到一股烟味儿,根据风向,那是从西半部山坡刮来的,朱老师敏锐地感觉到,西山坡着火了。她的女儿豆豆正跟黎老师在西坡玩耍,黎老师发现起火了没有啊?

朱老师马上打手机给黎老师,可是,深山里没信号。就在这一耽搁的工夫,所有的同学都闻到了浓烟气味,山上一片惊呼!

情况不容朱老师犹豫,她命令:“马上站队,报数!”

学生报数时,烟更浓了。老师分析了一下情况,决定向东下侧转移下山。她向西边山坡望了一眼,这时候,班长说:“老师,您快去看看豆豆吧,我保证带领同学们安全撤离。”

全班同学齐声表示赞同。朱老师一愣,突然严厉地说:“你比老师还有本事吗?马上执行!”

一边下山,就陆续有孩子哭出声来。朱老师嗓子都喊哑了:“不许哭。有老师在,你们哭什么!”这时候,火烧过来了,远远地烤着孩子们的脸颊,然而,朱老师已带领同学们撤离到安全区,这里没有枯草,火烧不过来。

孩子们的脸让烟熏过,又哭泣了一番,个个像小花猫。看着这些可爱的孩子,朱老师忍不住笑了:“刚才吓得哭鼻子,还有没有出息了!”

听老师这一说,孩子们又一齐哭了:“不是这样的。老师,我们不是害怕,我们是担心小豆豆!”

朱老师咬了咬嘴唇,没吱声,带上队伍就走。

在汇合处,朱老师看到了黎老师带着全班同学早已撤到这儿了,他们那地方角度好,发现火情更早,也是手机联系不上。

“你担心豆豆吧?”黎老师问。

“不担心。打电话只是怕你没发现,你那儿有全体同学呢。”朱老师一把将女儿搂在怀里,“我是她妈妈,可你更是她的老师!”

黎老师问朱老师的学生:“告诉老师,你们下山时哭什么?”

班长说:“报告老师,我们同学商量过了,如果豆豆发生意外,我们都是她的儿女……”

“现在,豆豆没事了呢?”黎老师又问。

“豆豆没事了，同学们说，大家长大了都当老师，跟我们老师学。”

黎老师哭了。朱老师哭了。两个班的同学都哭了……

小城漂的幸福

到县城新学校报到第一天，杜宝库就隐约感觉到，这儿不是他待的地方。满校园里全是陌生面孔，唯独他一个是从大山沟里考入县里高中，在这之前，他心中的好多优越感，一踏进这里很快就消散得一干二净了。

分到班级，班主任崔老师点到他的名：“杜宝库——”随着他一声夹带浓重方言味儿的“到”，崔老师眉头略微那么一皱，笑了笑：“这名字够古老的啦。”立刻引起全班同学一阵哄笑。

老师发现自己说错了话，马上纠正：“是老师错了。这名字起得好响亮。而且，宝库同学从大山里夺关斩隘，跻身于全县高才生行列，那可是相当不简单呢。”

可是，崔老师不知道怎么啦，她过来端详了一下杜宝库的手，惊讶地说：“你这手，得认真地洗一下了。”说得杜宝库那张国字脸腾地红到了脖根！从暑假起，他来县城投奔大伯，大伯在市场南路修自行车，他就睡在车铺里，也学着帮大伯修修车，才把手弄得满是油污，洗不出本色来了。

下课后，杜宝库总是听见同学们在背后冲他窃笑，尤其是女同学，这让他受不了！他生长在大山沟里，山路上石头多，怕踢破鞋尖，走路脚抬得老

高，冷丁到城市里，也还是那么高抬着脚，难看死了。每当他一走路，好多同学就会齐声喊：“一、二、一——”想生气，可人家眼睛并没有瞧着你呢。杜宝库心里堵得慌，他想，这书读得真没劲，还不如回山沟里去种地，或者跟大伯学修车，省得受人讥笑。

杜宝库咬着牙在高一班熬了一年，他的学习热情无论如何提不起来，成绩一天比一天差：入学第一次考试，全班60名学生，他名列11，到期末时，落到了43名。大伯和爹焦急地问他怎么啦，他闷声闷气地回答：“山沟孩子嘛，脑袋笨，跟城里孩子比，差一大截，我有什么办法。”他心里想，如果嫌我不争气，你们就赶紧打发我回山沟，我早腻了个屁的啦。

然而，爹并没要求他回家，眼中流露那种类似哀求的神色，让宝库不得不咬牙在城里撑着，唉，撑一天，算一天吧。

高二一开学，原来的班主任崔老师休产假，换上了一位也是姓崔的女老师，同学们都叫她小崔老师。小崔老师自己说她25了，可看起来不过20岁，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，长得那可真叫漂亮，骑一辆崭新的小坤车上班，恰似一朵云霞飘飘，映得满校园生彩，往讲台前一站，连最淘气的男生也大气不敢出！杜宝库心里也是一哆嗦；这样美丽的老师，只有电视上才见得到哩。杜宝库暗自庆幸，自己原来要放弃的想法幸亏没实施，否则，就见不到这么好看的老师了！

打那以后，杜宝库夜里常做些乱七八糟的梦，白天，见了小崔老师，崔老师那双黑亮的眸子冲他一闪，宝库心里的不健康想法就像被揭穿了似的，他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！于是，上课时，他缩头缩尾，生怕小崔老师点名让他回答问题，他的普通话差极了，会惹小崔老师笑话的！

这期间，也不知道哪个开的头，宝库又多了一个外号：小城漂。

城漂怎么的啦，你们的前辈莫非也是在这县城生活的？将来本人考上清华北大，这县城还未必待。杜宝库恨呀，可又奈何不了谁。同学们常常相

互敲打：“洗手了吗？”甚至某位同学不写作业，另一位也借题发挥：“想洗手不干了，你想往大城市漂啊。”这不明明影射他的嘛。杜宝库一个知音也没有，他痛苦、孤单，他又开始后悔，考这破高中干什么呀。

这天，打扫除。班里的“班花”茹月月踩着高凳子擦玻璃，突然身子失去平衡，她“哎呀”了一声，眼看就要摔下来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杜宝库正在邻近擦另一块玻璃呢，急忙抢过去，轻轻将月月扶住。月月感激地说：“宝库，谢谢你，你真有力气。”杜宝库一紧张，涨了个大红脸，吭哧了半天，才说出仨字儿：“谢什么。”又把同学逗得哄堂大笑！

放学了，杜宝库走出校园，刚到门口，迎面拦着三个男生，都是班里的，为首一位叫岳阳阳，听说他父亲是大款，牛得很哩。岳阳阳双手掐腰：“小城漂，想吃天鹅肉，狗胆包天，敢去扶月月的腰！”

“哈哈，坦白地告诉你，扶了也是白扶。下次，先把小爪爪洗干净了再说吧。”另外两个一齐起哄。

想躲避已经不可能了。杜宝库偷眼一瞥，远处，小崔老师正推出她那辆小坤车……今天若是让小崔老师看见了他杜宝库灰溜溜地逃避，那将是他一生的羞辱！

杜宝库两只肩膀的肌肉立刻绷得紧紧的，说：“讲理吗，你凭什么侮辱我？”

“就污辱你啦，怎么样？”

岳阳阳曾自称是岳飞的后代，会一身功夫，说完这话，掂着“拳击步”向杜宝库挑衅。宝库一闪，那拳打在他脖子上，原来这小子看似吓人，其实力气并不大嘛。杜宝库奋力抡起拳头，只一下，打得岳阳阳后退三五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！

“住手！”小崔老师骑着车子奔过来，止住了这场争斗。“怎么动手打人，如此野蛮。”本来想在她面前露一手，显示一下英雄本色，却被小崔老师看成

是“野蛮”！杜宝库这个后悔呀。

小崔老师把几个打架的叫回办公室，首先批评了杜宝库：“你自卑感强烈，老师知道的。怪老师刚刚接这个班，没来得及协调这件事。可无论如何不能动手打人，你必须马上向阳阳同学道歉。”

宝库本来不想认错，是他们几个先找茬的。但看到小崔老师那双美丽而又威严的眸子，他登时软了下来，乖乖地冲岳阳阳鞠了个躬：“对不起，请原谅我。”

小崔老师又对另外三个同学说：“你们感觉就是好的啦是不是？老师早看见了，挑衅的是你们。怎么，看不起山沟的同学？你们知道，他在那样的条件下录取，比你们整整多出30分呢！尤其是岳阳阳，你怎么进的咱校自己不清楚？好啦，”老师亲切地拍拍四位男生的肩膀：“老师今后不希望看到这些，否则，这班主任只能另请高明了。”

可不能气走小崔老师啊，杜宝库入校后第一次流利而响亮地回答：“请老师放心，我向您保证。”

这天晚上，杜宝库失眠了。他恨自己呀，怎么偏偏生在山沟里哪，难怪人家都瞧不起。杜宝库呀杜宝库，你这辈子就这么着了，别打算出人头地啦。

开学第一次月考，杜宝库再创历史新低，年级200名榜上无名！

下课后，杜宝库垂头丧气地往教室外走，小崔老师在走廊候着他呢，老师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：“小帅哥，把胸脯子挺起来，别整得跟老汉似的。”

小帅哥？头一回有人如此称呼他，尤其是影视明星般的小崔老师！杜宝库当真就挺直了胸脯。而且他发现，挺直胸膛是这么容易的事儿。

这天晚上，回到伯父那儿，杜宝库独自对着镜子照，自己的确是挺帅的啊，怎么从前就没注意到这优势呢。

这天是周末，小崔老师提议：“同学们，明天咱们去清沟子水库玩耍一天